



白桦林 *Bílé břízy*

中国青年出版社

白桦林

Bílé břízy

自序

这本书，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写好。起初它没能出版，接受审查之后，它以残缺不全的模样问世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坐下来修复它，让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然而时机来得不凑巧：一九八九年春天，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来到美国，给我捎来一个口信，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夜之钻》、《夜与希望》和《蒂达·萨克索娃》，付给我二十万克朗，前提是我要在某地消费掉，比如在卡罗维发利^①。对于这家出版社而言，二十一年来，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个死人，一个不存在、无名无姓、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的人。我担心他们处理书稿时不尊重我的意愿，不征得我的同意。于是我说：不。除非所有在世的被禁作家的书稿都能得以出版——我愿意排在队伍的末端，在他们之后。秋天时，我聆听自己的心声改写了《白桦林》。围绕在布拉格极权主义文学周围的人们不理解，一个人六十岁后不是应多一些自省、少一些虚荣心吗？可就算最好的愿望或清白的良心也无法写成一本书，理出更佳的思路。我要说明情况。只有读者可以评判这本书。在此呈上。

^① 位于捷克西北部，以温泉著称。

I

兵营一带寒冷荒芜得像片荒漠。西边是小块的松林，南边是农场，废弃的高岭土矿，“山冈”，中间的白桦林如同立在银色沙滩上的翠绿小岛。二十八个男人列队进入辅助技术营^①的兵营营区，绕开指挥部大楼，向铁丝栅栏后面的小木屋前进。他们很少唱歌。非唱不可时，他们就声嘶力竭地狂吼，跑调跑得厉害。他们从没去过“山冈”。“山冈”充满了秘密，或许它并没有那么神秘。（一个部队曾给“山冈”写了支歌儿，这歌新兵们已经知道了。）“山冈”自上而下看起来让人联想到一只紧握的拳头，谜一般将这里激情燃烧的岁月握在掌心。

有时，辅助技术营的士兵们会把酒偷偷带进木屋。窗外的斜坡上响起一首歌，唱的是美丽的梅瑞狄斯，她是美国小说《瓜达康纳尔岛》里一名遇害水手的情人。他们把吉他、口琴或梳子包在薄纸里。（这种歌是不允许唱的，几个士兵已经为此被关过禁闭了。）

曲子在消散之前飘送到了“山冈”。

春天和秋天，兵营泥泞不堪。雨接连下了三五天没个停歇，

① 辅助技术营也叫做强制劳动军营，是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队的一个单位。1950—1954年间，按照当时的《国防法》，对“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行拘留和教养工作。成立辅助技术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获得一定的廉价劳动力。

河水漫过堤岸，整个地区如同遭受了暴洪。夏天蚊子肆虐，冬日白雪封地。从十二月到二月末，“山冈”顶部巨大的雪块像一颗冻结的泪滴，仿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苍穹坠落。

练习实弹射击的时候，也有鸟儿往返穿梭。秋天的联合训练、春天的进攻和防御、进军或撤离欧洲，在这些分段演练中，总有燕子飞来飞去。士兵们认得这些飞禽，这里是苍鹰、雀鹰和乌鸦的地盘。（不知什么原因，燕子选定了“山冈”作为往返途中的栖息地。）

城市离得很远。二战后，德国移民就从村子撤走了，他们大部分是玻璃工人、农民和矿工，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他们留下了农舍、毁坏的棚屋、填平的水井、荒了的田地或是玻璃熔化炉的残迹，仓房、方塔与掩体那边练习射击的靶子遥遥相对。土地吸饱了石油，变了味道。被炸成齑粉的村庄让人回想起战争的罪孽，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阵亡的战士，被强暴的妇女和遗孤的嘶喊声交织在一起，隐隐回荡。这回响包含了对责罚的想象，既有正义，也有复仇。这片土地能唤醒人们忘却的和残留的记忆。

战争过后，废弃的财产遭到掠夺。与衣服、农具和家族遗物的命运一样，许多家具，甚至连挂在墙上的画像和菜谱、绞肉机、磨咖啡或罂粟籽的磨粉机都被挪了地方。

在农场，军队占用了砖砌建筑作为临时军火供应站。人们不喜欢士兵。村民们害怕这些不稳定的军队势力。人们来了又去，不时为妻子、女儿和家禽，为少得可怜的家产，为种植蔬菜和马铃薯的小块土地而忧心忡忡，有时也为子猪而担惊受怕。辅助技术营的人员使这种忧虑进一步升级，他们被列为受罚部队。村民们没有产生幻觉：这是个劳动改造营，除了铁锹和十字镐，

他们从没看见这支队伍的士兵拿过步枪、刺刀或其他武器。众所周知,辅助技术营在圣道布罗蒂瓦^①和天堂城堡^②兄弟部队里的人都是昔日的贵族,前银行经理或被没收了财产的财主的儿子们以及被共和国认为不可靠的人。那些没落贵族在娶了美国夫人的总统^③统治下,从上一代就被废除了封号,他们把总统骑马的画像藏进了地窖。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分裂成两派,多数派是过去的受剥削者,另一派是曾经的剥削者,他们所谓的走狗更是有数不清的阶层分类。农民们从孩提时就清楚,得闭紧嘴巴跟上形势,以免引火烧身。

“全见鬼去吧。”辅助技术营来到的第一天,农场里年纪最大的妇女说。

“报应。”她男人补了一句。他是最老的自耕农之一,穿着缴获的没有编号的德国军服。

就连步兵也对佩戴 PTP^④ 黑色徽章的人不屑一顾。这是一个兵种对另一个兵种表达鄙视的方式。

从复活节到圣诞节,大门入口处都挂有装饰着针叶枝的标语: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除了标语,除了他们呼吸的空气和脚下踩着的土地,他们再没有什么共同的了。

有时步兵们在辅助技术营工作队周围齐步走,冲他们大呼小叫,于是两方的指挥员们就命令他们唱歌。

在砍伐一空的林区后面,向西,直到能看到的地方为止,旧

① 位于捷克共和国捷克州的拜隆县。

② 位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州的布尔诺市。

③ 指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1850—1937),其妻夏洛特·加里格(1850—1923)为美国纽约人。

④ 辅助技术营的捷克语缩写。

坦克的残骸从泥土里挖出来。在四分五裂的带刺铁丝网和反坦克龙齿前面，筑起了新的防御线，奉总参谋部命令，谁都不得移走那些铁丝网和龙齿。这让人想起过期的日历和新日历，已经终结的战争和还未发动的战争，或两者兼而有之。抑或未经宣战而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谓之冷战。

边境警备军防守严密，他们有权逮捕或击毙任何一个试图穿越障碍进出国境的人。边境警备的战士配备有警犬，每一个被他们抓到或射伤的人，除非有通行证和赦免特权，否则警犬能在一扑之下咬穿他的喉咙。（部队喊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分得了猪排，晚饭是熏肉，狗吃的跟人一样。）农场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即便轻松地喝着啤酒也不会聊起这个话题，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关系。

农场成立了统一的农业合作社，养了一阵子马。马是由青年人来看管的。等合作社从养马变成养猪，许多年轻人从合作社离开了。

起初还留下几个姑娘，最后只剩了一个。她父亲是个酒鬼，过世了。她没有母亲，也没地方可去。（人们还说，她哥哥进了疯人院。）

她常常在禁区徘徊。大兵们逗弄她。她来到小路上，只遇到动物而已。农场还有马的时候，人们从拂晓到黄昏都能看见她。她一有空就去骑马。骑马并不会使她厌倦，而是令她精疲力竭。

一次午夜过后，人们看见她赤身裸体地骑着马，在薄雾迷蒙的黎明时分才回到农场，很可能是迷路了。薄雾缠绕着她和那匹马，她时近时远，如同雾一般游动。（当时还有人听见她唱歌。）

人们传言农场里养猪的姑娘是个疯丫头。据说有一次她问

合作社的邻居，既然他是光棍一条，在城里的资助人又那么有势力，为什么不从几十个姑娘里挑一个娶了呢？为什么没出嫁的姑娘要等成老姑娘呢？有关这个赤身骑马的姑娘的流言，像流水一般连绵不绝，没有穷尽。

她一阵子与大兵们亲近，一阵子又不亲近。

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边境都是寂静的。河水从未知的远方流淌而来，又向未知的远方流去，随着一年不同的季节变化，时而暗淡，时而微蓝或混浊，简直跟地图上描摹的一样。土堤斜坡下的岸边生长着白桦树，有着光秃秃的小枝和白色的树皮，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叶子都是饱满的绿色，有时微微颤动，有时静若处子。这使人联想到已经有过或将要发生的声音，与风、鸟群、树、虫子、天空、河水或“山冈”发出的声音相仿。

兵营周围几乎所有的白桦树都被士兵们砍倒了。被劈成条块烧火用的木头还来不及运走，它们腐烂时发出的声音犹如土地或人在恸哭。下雨之前，天气闷热潮湿，木头就会发出荧光。人们不清楚自己过的是无知无觉的日子。河水和雨水在水波里说话。晚春时节，小乌鸦出生了。两三个世纪以来，鸦群在不断壮大，从黎明到黄昏，从夜晚到清晨，呱呱的叫声充盈着这个地区。长久以来这里的声音来自水和天，还有各种风声，乌鸦的穿行，地壳的裂动，这种运动以自己的频率持续着，恒久不变，无人可以搅扰。

傍晚，雾从林子里升起来，兵营里开始传出打闹声。打架不需要什么理由，但凡有点由头就能瞬间触发。可能人类需要宏大的战争，也需要小打小闹。这就像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嫌恶的人。又好比人们看见有人戴着转运的辟邪物，就相信再戴一件会给他带来霉运。如果战争不能使一个人的自我得到

满足，另一场战争必定爆发。有时仅仅是因为他对战争无动于衷，或者兴致勃勃。（除了与敌人作战，或许人也需要跟朋友交战。人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如果敌人比朋友更好找，选择对手就容易得多了。）

根据军事报告记载，打架事件是由压力、无聊或误会引起的。很少有这类事件记录到军事报告中，报告每天都要送到卡罗维发利的师部去。指挥员也可以通过改变驻军的过去或现在而改变他们的将来——至少在报告里。正如上一个指挥员所说：“没头脑的人才往自己军队的脸上抹黑。家丑不能外扬。”

上一次，步兵们抓到辅助技术营的士兵，把他给臭揍了一顿，倒不是因为他是“茨冈人”（就算也有点这方面的原因），而是出于愤怒：步兵一整天都必须操练，完了还得修理坦克。

旧的军事法规废除后，宵禁也连带被取消，军队解散以后斗殴就开始了。步兵们在十点整解散。十点零三分辅助技术营的士兵们就展开行动。受伤的人被军团的救护车运走，土地上暗褐色的污渍到下雨时才能冲洗干净。

由于类似的打架事件，两个月前老指挥员刚一上任就被罢了。一名大尉接替了他的位子。这位新任长官此前在卡罗维发利那个地方的师部服务，做反间谍工作。

他通过了相关的指挥速成训练。他发现，凡事总有利有弊，辅助技术营的这桩差事也是如此。“我们在那边需要个可靠的人，”将军对他说，“您相信人民，您热爱人民。他们正等着您呢。”

“遵命，将军。”大尉回答。

在大尉的无数个梦里必须忍受“遵命”这个词的反复回响。他把它看做是紧闭的门和打开的门。要他容忍这件事，必须赋予它意义，从负面的意义里抽离出正面的，从无用的意义抽离出

实用的。（如果有孩子和更好的婚姻，可能就不用这么全神贯注地思考了。）这思考中涵盖了过去和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去其他地方看看，大尉想。

大尉听到一支歌，在唱我们前进吧，同志们，到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已经打过最后一场仗了……大尉不知道士兵们是认真在唱，还是自我解嘲地吼那么两嗓子。

他们在唱对土地和铁丝网的爱，这让大尉冒火了，同时他又妒忌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他自己的误解吧。他怀疑他们的诚意是否经得住考验。他可以闯进连队寝室，让值班员喝令制止他们。或者他无声无息地现身，让他们消停下来，可他烦透了为让歌声停止而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不能禁止他们喘气。这是爱国者与自己的土地分享的歌唱，对铁丝网之爱的歌唱。难道他们唱的不是事实吗？土地属于每一个降生在这里的人。

他们唱起怀旧的歌，说好明天再唱，那时大尉就不在这儿了。他听到一堆混杂的声音，分不清谁是谁的。

即使他不认同这些歌，也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唱。他觉察到有些刺儿是冲着师部军官们去的。他们梦着另一种他们无法体验的生活，梦境使这种生活显得更加丰满。他们根本不在意许多人因为唱这种歌而被关禁闭。

“狗杂种，”被免职的老指挥员说，“我从第一秒钟就看清了我到这儿来带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这种样子非被关起来不可。”他同新来的指挥员握了握手，“或许您能想办法让他们之间不起内讧。”

辅助技术营的士兵们穿了打着补丁的制服，通常都没有腰带。他们只进行队列训练，就连接近消防设备的权利都没有。（大尉已经就这一点写报告给师部了。）他们把守着三条路，两条

通往指挥部，第三条通向农场。他们几乎嘲弄一切事情：包括实例说明，比如蘑菇云如果向东面和西面扩散，双方的军队均会遭到辐射，北面和南面无人居住的土地也会受到影响。再比如核武器会使世界重新从一穷二白的状态开始。隐蔽在较深的原子弹防空洞里，就可以幸存下来。他们拒绝接受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永远也造不出这样的隐蔽所吗？军人的美德使他们掌握了与行军灶不离不弃的艺术。他们的工作一接近农家，他们就蜕变成地道的农夫。大尉接管他们之前，他们在猴子峡谷工作，峡谷位于巴伐利亚边境的分隔区附近，距离允许住人的标记线还有五十米。那边除了茅屋里的老大爷已经无人居住了。

“他们不是人，简直是一摊烂泥。”老大爷说。刚来第一天时，他们吃完了他的午饭，随身带走了两个夹了点树莓酱的黑麦面包，还把啤酒喝得精光，闻起来一身恶臭。

辅助技术营的状况与送交师部报告上写的很少一致。大尉接到任务，要在林中空地掘出炮台和散兵坑，建三个可以一览邻国和我国数十公里范围的瞭望台。

“他们的腿看起来像是灌了铅。”门口的哨兵第一次看见他们时说，当时他刚完成基本训练，过来换岗。

这是一片绿色的荒野。他们不知道龟裂的土地里埋着炸药陷阱、自动触发设备、带电铁丝和精密的信号系统，这些装置都由最优秀的工程师们参与设计。铁丝不会对强风作出反应。对于野猫、刺猬或其他毛手毛脚的丛林动物造成的破坏，这些设备都会敏锐地自我修复，重启到戒备状态。

周六和周日，还有平时晚上，辅助技术营的大兵和村民们在小酒馆里侃大山，人民委员会就设在那里。貌似委员会的人倒愿意隔着一百公里远的距离跟这些人对看。他们把一个马馆关

了起来，因为他说国家从白山战役^①溃败之后就不打仗了，在两次世界大战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束手就擒^②，国家不需要军队，还不如让他们去采购比利时牲口呢。（他们唯一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就是生产数以亿计的子弹和高度发达的武器，低价出售给外国军队和国家。）他们过了一个月就放了他，因为农场上人手不够。

去年，农场的一个人不得不把房门锁上两道，在屋里等她丈夫从田里回来。大兵们来借水，听他们说混凝土的硬度还不够。“茨冈人”对那女人说，他会从手掌中读出命运，只换个夹火腿的面包就行。她还能享受多少年夫妻生活？会不会偶尔也能有个外遇？她的孩子们会怎样？说话的工夫，窗口和窗纱间的一打鲜苹果就不见了。

村民们的传言，连辅助技术营这个受罚单位的大兵们也不放过。对村民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差别，村民全凭着绿色、红色和黑色肩章来认人。小酒馆里的人们相信，辅助技术营的士兵里有个心绪烦乱的“牧师”。（据说，他因为叛国罪被押送庭前，由于证据不足获释，还有人补充说是由于“无罪责”。）这些小道消息在人们喝啤酒时被传得口沫横飞。

据说“茨冈人”从手掌读出了上一个指挥员兼少校的天机，说他要到某个地方，赚很多钱。“茨冈人”也不知道去哪儿，大多

① 发生在162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三十年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标志着波希米亚时代的终结。

② 史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受的大失败导致了奥匈帝国的崩溃，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被纳粹德国占领，其他地区成立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傀儡。

数情况他都说不出所以然。少校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们所有人都会死,但很少有人知道是在哪一天,几点钟。“茨冈人”为此蹲了十四天牛棚。少校则被搞得一头雾水。

冬末,大尉接管兵营时,军团里出现了偷柴火的事件。搁在深沟里的一根根树桩和原木不翼而飞。军官里有人认为辅助技术营的士兵们与这桩丑闻有染。而大尉拒绝惩罚他们,除非军官里有人拿出证据。

木材的事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总部那边把大尉叫了去,他在那边待到了十一点钟。师部正派人到团部调查,他们害怕面对军区的检查。他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罪吗?这么一来,就会有军官对士兵提出指控。还是等证据摆到他眼前再确认是谁的罪吧。两种选择他都不愿接受。在军队里,荣誉原则不是应该对所有人都同样适用吗?军人不是应该做到不偷窃、不撒谎、不欺瞒吗?大尉辩解说:哨兵的证词不足为信,难道他们看见步兵和工兵小屋的火比其他时候烧得旺了?坦克兵几乎都生火的。

接下来的十五个晚上,辅助技术营木屋顶上的烟囱一直没有冒烟。

2

大尉看到男人们听见重型车的声音都转过身来。他下令上等兵(大兵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犹太”)停止工作。这是个大晴天。军营的士兵们放下工具,准备吃午饭。工头坐在自己的自行车旁,他是民政管理处的职工。大尉带着几分不情愿集合起队伍。

“师部那里又来了命令，要查证木材被盗的事。看起来这事儿还没完。（上头有人在跟他作对吗？）我担心的事儿发生了。我按规定向你们宣读命令。”

他的话感觉很疏远，他一边宣读命令一边希望已经去掉了这份烦心事儿。（如果是步兵、工兵或坦克兵们偷了木材还不承认，那部队里总该有人听到些被盗木材的风声吧？）

回答他的只有默然的敌意。

“没人听说过吗？”

没人听说。这是他的麻烦，不是他们的。他试图从一列列士兵的沉默中读出些什么。从他们的动作里读，从他们毫不掩饰的漠不关心里读。他的眼睛停留在“十九岁”的脸上。“十九岁”像只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瞪着眼睛。（所有人都有点像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瞪着眼睛。）

这不是第一次集合，第一次调查。大尉恨不能像童话里的苍蝇一样拥有瞬间的超能力，探听他们解散之前会说些什么。对于军团、师部和军区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是隐形的，仿佛就不存在。大尉的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混杂着坦诚、公正和无奈。他在脑子里看到办公室记录表填上了八点钟，他们对他进行疲劳审讯，没有人感到满意。士兵们跟他谈话如同跟外国人交流，他表现得像个无能的指挥员。（他该何去何从？）

“战士，您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办？”他问“麦基克”。

“我不在您的位置上，大尉同志。”

“您以为这么一来就能把一切都敷衍过去了？”

“我尽量遵守规定。”

“所有规定？”

“凡是要求和执行的规定，大尉同志。”

“噢。”士兵们又开始鼓噪了。

“我没问你们，”大尉说，“等我想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再说话。”

部队里传过一个看不见的动作。可能只是有人在跺脚后跟，把重量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大尉用目光扫了他们一遍：“麦基克”，“猴猴”，“十九岁”（他又像只笼子里的猫似的瞪着眼睛了），“黎高一黎高”，“检察官”，“兄弟俩”，“查拉”，“文身”，“索姆拉克”。二十八个男人，一支凝聚在一起的营队，这个“凝聚”指的倒不是战斗经验或共同操练什么的，他们每个人都很有个性，难以归类。他可以在办公室让他们叫做“犹大”的上等兵帮忙，但是他从老指挥员的经历知道，上等兵做的事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意愿了。

“我们生活在中庸的时代，大尉同志，”“麦基克”补充说，“中庸在主导，中庸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中庸在窃取和杀戮。”

“我没问这个，我也不这么认为。”大尉说。

大尉并不否认他们的能力：不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但起码有一点，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倚赖现实和幻想来支撑自己。他们能改变吗？如果不是自我改造，人能改变到什么程度——除非是被迫？他们只对享乐感兴趣。他们宁可追求幼儿园一般的生活，被玩具包围着？他们想逍遥自在地摆脱一切，甚至对最恶劣的行径视而不见？昨天宣读命令前，“十九岁”在给“文身”讲，他怎么把一只白色的麻雀放到麻雀堆里，结果它被其他麻雀给啄死了。（“文身”很奇怪，为何鸟类忍受不了差异。为什么人类就不一样呢？）军事图书馆里的一本书让他印象深刻，那本书讲的是日本渔村老人的故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年轻人的累赘时，他们用石头敲碎自己的牙齿，到山里去。没了牙

齿就没办法咀嚼，在这种情况下连狼都生存不下去。

“我想知道，您对生活期望些什么。”大尉说。

“您前十分钟所谈到的新生活。”“麦基克”说。

“对您来说只是个词儿？”

“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尉同志。”

“您那个词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喜欢什么事不温不火地发生。生活应该要么冷若冰霜，要么热情似火。”

“怎么讲？”

“就像我已经多次意识到的，大尉同志：生命是一种馈赠。而活着是种天赋，天赋是稀罕的。”

重型车缓慢地靠近了。布满深水洼的路变得拥挤不堪，尘土飞扬。

大尉转向上等兵：“解散吧。”

他们以为他会去射击场看看，卡车就是从那儿开过来的。他只往那边走了一小段。射击场上，工兵们在挖掘射击位置，参照的图纸与他们开始的不一樣。这么一来，辅助技术营的工作算是（又一次）白干了。

上等兵下达了稍息和解散的口令。大尉让开路，好避开一会儿重型车搅起的尘土。部队的队形被分解了。二十八个男人。

3

工头转过身，看到角落里大尉的眼睛。工头待在自己的自行车旁，从背包里拿出午饭。他没掺和到这桩军事公案中。（他自己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他把大尉看做是可以含沙射影的对